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八十三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七十八

楊廷和

梁儲

蔣冕

毛紀

石瑤

兄玠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

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
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為人美風姿性沉靜詳審
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
鬱然負公輔望弘治二十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
修進侍講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
超拜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
閣專典誥勅以講筵指斥佞幸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
部左侍郎五月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召還進兼文

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
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
孝宗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焦芳張綏為中外媾
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安化王寘鐸反
以誅瑾為名廷和等草赦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
鉞果執寘鐸會張永發瑾罪瑾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清薦馬中錫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建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者叅將桑玉己又用學士陳霽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燧等而薦彭澤為總制賊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為首輔張永既去瑾而驕捕得男子臂龍文者以為功援故太監劉永誠例覲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

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鄢
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
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即班師而餘黨復蠭起不可制
澤既發復留乃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乾清宮災廷
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
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
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
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

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即召至帝方獵宣府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廻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帝命廻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綏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

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橫甚廷和雖不為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御史蕭淮發寧王宸濠反謀錢寧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諭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勅往諭收其護衛屯田於是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

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為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
為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
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工成推恩錄一子錦衣
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敕諭謝弗肯帝
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勅以廷和私
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
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
年八月也帝既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

外所推服凡請廻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駐蹕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等誅而帝已不豫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僇之駕乃旋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與疾歸逾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

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掇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

鎮諸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
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
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
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
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擁重
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事李
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
猶豫未決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

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四人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為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嚴等為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怵之彬心動惟銳力言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彬既誅中外相慶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即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

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
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
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冕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
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
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
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官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
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
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

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
事修武宗實錄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
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三
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摠引用正人布列在位給
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訐廷和以自
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
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瑄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
廷和復奏改之掌詹事司誥勅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

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
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
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
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
乃籍沒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
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
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
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
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
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文
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
帝位非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
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
几筵日中即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遜

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
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
授尚書毛澄曰以是為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為
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為皇叔母興國大妃自稱姪皇
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
者即奸邪當斬進士張璁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
非為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瓚官南京五月
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悅然每名廷和從容賜

茶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
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
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為萬
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
第二子為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為親王則天理人
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
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
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

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澄等

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璠上疏謂當繼統不

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

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

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為帝后廷和退

而上奏曰禮謂為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

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

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迨十月母妃

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
獻帝后為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
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
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
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
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
稱孝宗為皇考慈聖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
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

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
臣禮言官吏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為薄謫道嘉以安
廷和然意內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冕紀伯爵歲祿
千石廷和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
加廕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
而止特賜勅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帝頗事齋
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為喻優旨報納江左比
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

不聽趣內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
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爭言臣等與
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
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
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弘治耳
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
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
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

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為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興廩郵護如例申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為皇伯考於是廷和子修撰慎率羣臣伏闕哭爭杖謫雲南既而王邦奇誣訐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堦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

與彭澤弟冲交闕請屬俱逮下詔獄鞠治無狀乃得解
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
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僂市姑削職為民明年
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
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
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
保謚文忠初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
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

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弟廷議兵部右侍郎子慎惇
孫有仁皆進士慎自有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
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弘治四
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却其饋久
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
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誥勅掌詹事府劉瑾摘會典小
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衆
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十年楊廷和遭喪
去儲為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
乾清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鵝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
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
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
貴亦罷毛紀入閣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
諫不聽然猶慮外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右順

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
納八月朔微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
至沙河不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
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
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
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
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為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
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

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
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
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
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托言邊關多警
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
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冕
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
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

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
業為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
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券
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
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
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
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請關中閒田為牧地江
彬錢寧張忠等皆為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

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
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
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王今
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
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
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
儲冕紀亦以為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宸濠反帝
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

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
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
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
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
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
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
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
厯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

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崩楊廷和等定策迎興世子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官勲戚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成憚行乃佯惜儲憊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憊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即位給事中張九叙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廩隸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諡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兩京

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諡文康先是儲子次攄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厚稱冕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典誥勅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冕清謹有器

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傳近倖冒邊功大行陞賞冕及梁儲亦廕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改文廕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疾在告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傳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世宗即位議定
策功加伯爵固辭改廕錦衣世指揮又辭乃廕五品文
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
永亨詆石瑄不可掌銓衡冕瑄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
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鴻臚諭留再下優詔始
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勅冕以江南
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
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為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

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
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
席書代之且召張璠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
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
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
宗自當為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
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
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

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
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
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為本生父
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為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
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
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
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
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

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
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
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清明忽變陰
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
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
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遂令
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持
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

冕守之不移代廷和為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諡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為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斯

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斯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

改理誥勅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
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
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錄定
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
執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紀為首輔復執如初
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瑄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
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
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

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

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為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覩顏朝宇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為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

追論奪官久之庭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叙復帝亦且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又三年卒贈太保諡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石瑄字邦彥豪城人父玉山西按察使瑄與兄玠同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居家孝宗末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瑄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

測瑤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
王瓊為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瑤剛方謝請
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
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勅嘉靖元年遣祀闕
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瑤望重交章請
留乃起赴官三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參機務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瑤抗
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瑤與毛紀助之無何大

禮議定紀去位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
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
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
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
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
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
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
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

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明年建世廟於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歸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繼言之貶秩調外珏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璵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為言帝不報趣具儀珏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為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

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
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况后妃乎璵璠所引廟見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
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
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
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
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

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愜
珣為人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
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為帝言帝見為迂濶弗善也
議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珣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
意璫等輩亦不悅璫等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
以珣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
和誣珣及宏為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珣
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襍被車一

輒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瑄者自瑄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瑄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諡文隱隆慶初改諡文介玠字邦秀弘治中由汜水知縣召為御史出覈大同軍儲按甘肅及陝西所條上邊務悉中機宜為都御史戴珊所委寄嘗因災異劾南京刑部尚書翟瑄以下二十七人正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長數犯邊泰

寧三衛與別部相攻久缺貢市遣玠以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往遼東巡視出關撫諭皆受約束帝大喜璽書嘉勞召還左都御史陸完遷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推玠乃以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隱劾玠夤緣不報十年拜戶部尚書中官吏大鎮雲南請獨領銀場務杜甫鎮湖廣請借鹽船稅銀為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闡教王請船三百艘販載食鹽玠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

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瓊欲以哈
密事害彭澤玠獨廷譽之奸民欲牟鹽利者賄錢寧為
請玠不可連章執奏廷臣諫南巡跪闕下諸大臣莫敢
言玠獨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令自陳遂引疾去賜
勅馳傳給廩隸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玠有
操行居官亦持正其為都御史時胡世寧論寧王玠與
李士實請罪世寧以是為人所譏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為相雖

無能改於其德然立朝持正不阿人皆倚以為重而削
平流賊亦有經濟遠猷若勦滅宸濠固與廷和無與也
當時或許以扶危定傾之功比之周勃韓琦則過矣儲
雖蒙物議而大節無玷蔣冕毛紀石琚清思鯁亮皆卓
然有古大臣風自時厥後政府日以權勢相傾或脂韋
澳忍持祿自固求如諸人豈可多得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考證

楊廷和傳廷和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

臣

方煒按是時中錫下教招撫賊偽降中

錫信之遂撤兵而劉六與其黨楊虎等益縱肆馳突見獻徵錄傳未詳載謹附識

楊廷和傳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

臣

方煒

按廷和以憂去在正德十年三月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帝命迴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

臣

方煒按明武宗實錄稱正月丙

午上還自宣府羣臣候德勝門外具綵帳綵聯各千數并綵幣羊酒進御為賀越日賜文武臣銀牌惟翰林以無綵帳賀幣不與賜是彼時迎駕諸臣固未嘗不用帳與傳所載異謹附考

楊廷和傳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

臣方燁按廷和等左順門候旨時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耶衆不答瓊意乃沮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臣方燁

按是時梁儲與中官勲戚等迎立世宗故誅彬之謀惟冕紀助之見儲本傳謹附識

楊廷和傳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臣方燁按收彬時

并下其黨神周李琮於獄論死見明實錄謹附考

楊廷和傳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

臣方煒按瓊

初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張九叙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又臺省交章劾瓊於哈密一事挾私忌功見明實錄傳所云罪狀即指此謹附識

楊廷和傳瓊迫疏訐廷和以自解

臣

方煒按是時瓊

疏訐廷和攬權專擅擢其子慎及第第一改其弟廷儀吏部侍郎又庇其所厚都御史彭澤御史趙春罰不當罪請罷之上怒并下所司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然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

臣方煒按嘉靖元年五月有旨免日講午奏廷和上疏力請接續講讀上喜其言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楊廷和傳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為薄責道嘉以安廷和臣方煒按道初謫南陽府通判嘉初謫昌邑縣知縣後御史向信等各言道嘉之妄奏實浙江僉事閻閔嗾之遂再貶道茂州判官嘉金縣縣丞

并降閔蒙自縣縣丞見明實錄謹附考

楊廷和傳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廕

四品京職世襲復辭

臣

方煒按是時給事中許復

禮張九功等御史江良貴秦武等及兵部主事霍韜

各交章言封爵武廕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免尋許改

廕文階復辭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

臣

方煒按

南京給事孫懋等言廷和因弟廷儀被劾之故與蔣

冕石瑄相繼乞休乞降旨勉留事在正德十八年八月傳所云先累疏乞休者指此見明實錄謹附識

梁儲傳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

臣方煒按是時

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錢寧謀以寧王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等力斥之議遂寢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蔣冕傳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

臣方煒按是時御史葉奇言楊廷和引疾求去陞

下曲遂其情今蔣冕亦復求去幸勿復聽御史蕭一中亦以為言因薦石琚呂柟魯鐸等可大用疏下所司見明實錄謹附識

蔣冕傳疏中再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

臣

方燁按是

時帝責冕大禮災異歸咎於上遂准致仕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毛紀傳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

臣

方燁

按六年八月尚書洪鍾巡撫林俊擒四川賊首藍廷

瑞鄔本恕等誅之後俊去賊四方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等先後倡亂鍾不能制乃命彭澤往討九年春平之見識大錄傳云流賊蓋指此謹附考

石珪傳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

府

臣

方煒按珪既掌吏部輔臣有不悅之者以誥

勅乏人請仍兼學士在內閣實奪之權也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石珪傳言官以珪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

臣方煒

按是時給事中張原言瑤公忠直諒乞勅吏部遣官
敦促見明寶錄傳云文章乞留蓋指此謹附考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八十四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九

毛澄

汪俊弟偉

吳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子坊

徐文華

薛蕙

王胡祿 侍侯廷訓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為太子以澄進講明晰稱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賜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為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其年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

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
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遂幸宣府抵大同
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
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
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
朝賀之儀悉從簡畧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
律將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
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騁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

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
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
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
還躬親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駕甫還
京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
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
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
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
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
欲通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
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為哉因歷陳五不可亦
不報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駐蹕留都者踰歲澄
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即賜宸濠死澄據
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
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

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崩廷議立世宗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等往迎於安陸既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

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
烜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八
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
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
為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
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
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
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

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

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為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

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
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並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
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
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
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
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
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
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銳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

璉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
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
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祖母慈壽無
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
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
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
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

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璫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為帝妃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

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
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
太后旨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
氏亦尊為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
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
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
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
為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

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
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
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
臣悖老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
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復力請乃許
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錦
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
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

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叅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侍郎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為禮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

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
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
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
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
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
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
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
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萆言孝宗既有武

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
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
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
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
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
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
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
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縉給事中熊

決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
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
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
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
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
禮官加稱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
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
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

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

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

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

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

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

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為

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

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為詞其令陳狀

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
曰立廟大内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
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
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
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為本生
立廟大内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為定陶恭王立廟京
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
以為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哀世之事請於安陸特

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
帝仍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
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
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諡文莊俊行誼修潔
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
學者稱石潭先生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
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

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俊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張璁等議行猶持前說不變轉官左侍郎為陳洸劾罷卒於家

吳一鵬字南天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戶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為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

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為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
子祭酒太常卿竝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
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
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二鵬集廷
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
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
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
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

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臣等厯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

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璵萼等法司按治帝報
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
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
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
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頃之一
鵬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
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
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

陛下率先羣工救疾苦罷營繕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
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遂
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
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
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為恭穆啟封
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
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紀伏乞陛
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其觀德

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慮使者為道途患疏請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飭之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爭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請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為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為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

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
陛下為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
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一鵬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
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
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前此典內閣誥敕
者皆需次柄政而張璁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異已乃
出為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諸
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廩如故事卒

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子孝湖廣叅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戶科給事中父
文雲南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
名擢第一授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摘修會典
小疵降修撰孝宗實錄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
吏部右侍郎閏五年召為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
數偕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
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

初習樂舞生於大內太常卿汪舉劾之帝遂令太常官
一人同入內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
設帝不從舉復爭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璫桂萼已召
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
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
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
信天下祭告為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
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

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
跪伏希周走告諸閤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
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
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
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璫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
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希周
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
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

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紲用襄大典不納大禮遂自此定矣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嫌希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不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

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歿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諱乃避文諡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極諫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

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竝劾撫臣不職正
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為河南叅政廉公有
威擢太僕少卿進為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
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錄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
即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為吏部右侍郎會蘇
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
無算孟春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

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

之上疏言臣聞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為皇

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

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

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

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

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

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

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

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
王為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
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興獻
王乎即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
生時相呼及其既歿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
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臣伏覩
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
珪司馬先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
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
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
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為法
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
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為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
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璵桂萼等言復

欲去本生二字璉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
為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
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
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
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
招徠罷閒不學無耻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
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
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璉疏入留中其時詹事

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
竝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
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
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
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紳等遂遮留羣
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
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
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

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祺通政張瓚陳需
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叅議
葛禴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
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涑張
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
勲陸欽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及慎元正凡二
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紳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蕢
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挺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

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史
則王時柯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賴祁杲杜民表楊
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縉劉紳張錄郭希愈蕭
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
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則
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勲主
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鵬司務洪伊凡十有二
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

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
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壘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
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
宗周邱其仁沮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
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員外郎
翁磐李文中張深主事張鏜豐坊仵瑜丁汝璽臧應奎
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
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濬黃嘉賓李春芳

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

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義詹潮胡璉

范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

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

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

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

外郎全廷瑞范總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

蔣珙鄭騶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母德純蔣同

仁寺副王暉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
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
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
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報為首者於是豐熙
張紳余翽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八人並繫
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
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
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謫戍始

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

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璠等所上

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

具疏伏罪言璠等所條者乃未進之日先以私橐示人

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

與議禮之末竊以璠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

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

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

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為左蓋賸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云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

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
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編修
進侍講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
喪闋起故官世宗即位進翰林學士興獻王大禮議起
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璁桂萼為學士方獻夫為侍
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褻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
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
帝謚冊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頒天下三年矣乃以一

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為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既璉等得志乃相率請釋謫戍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聽最後謹身殿災熙年且七十給事中田濡復請矜宥卒不聽居十有三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官賜卹子坊字存禮舉鄉

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

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熙

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璁夏言片言取通顯十七年詣

闕上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世宗大悅未幾進號睿宗配饗元極殿其議蓋自

坊始人咸惡坊畔父云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

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卒晚歲改名

道生別為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或謂世所傳子貢

詩傳亦坊偽纂也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巡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墾書獎勞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為聖朝下為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寧王威嚇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啟

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帝遣中官
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姪身女弟於
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
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
下後世則可醜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
闕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
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闥陛下降絀等威與之亂服雜坐
或同卧起壞祖宗法莫此為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

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亦
不報文華既數進直言帝及諸近侍皆銜之會文華條
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證經
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閤於
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黜為民時
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即位起故官厯河南按察副
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為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
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

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席書張璫桂萼方獻
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
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璫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
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
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
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
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璫萼獻夫以議禮
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

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及辨璁萼所

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為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

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
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
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
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
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
祖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
修之謬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
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

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偽立是人也是聖人偽教人

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予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邪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為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

將為後世禍矣夫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為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為之後皆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

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

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貫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蕙良勝已被訐見斥而蕙故在

時亳州知州顏木方坐罪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璉等用事堅卧不肯起十八年詔選官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氣清持已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稱為西原先生當是時廷臣力持大禮而璉等建異議舉朝非之其不獲與廷議而以璉等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祿侯廷訓云

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璫桂萼既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藩府宗室勛注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為民王祿新城人舉於鄉為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中備儲貳選疏奏即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斥為民侯

廷訓樂清人與張璁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釋
褐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最切直
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
刊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
伏闕訟寃得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為民
一元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贊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為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
宗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

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
儒成說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為世宗熟計
審處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考證

毛澄傳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
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為侍讀

臣

方煒按澄官庶子直經筵時已兼侍讀見明實錄傳
未詳載謹附識

毛澄傳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禮
部侍郎十五年五月拜尚書

臣

方煒按明實錄澄

於正德九年由學士陞吏部右侍郎十年轉左十二年陞禮部尚書查邵寶所撰行狀及雷禮列卿記所載皆同此作歷禮部侍郎互異謹附考

毛澄傳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岳奉安聖像祈福安民

臣方煒按明武宗實錄是時手勅云遣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像供獻香帛祈福安民傳所載未晰謹附識

毛澄傳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

臣方煒按瓊

阿中官錢寧以哈密事陷澤幾置重典澄為力白給
事王煥石天柱皆如澄言澤乃免未幾煥天柱皆降
外見獻徵錄謹附識

毛澄傳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

臣方煒按是時澄

等言給事中史于光御史盧瓊皆歷教璫議之罪誠
懼上揺聖志下啓羣疑宜將張璫戒諭不報見紀事
本末謹附識

毛澄傳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宮後小三宮災澄復以為

言

臣

方煒按是時給事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

皆相繼言宮災為廢禮之應見明實錄謹附識

毛澄傳其卒也深悼惜之

臣

方煒按澄之卒也仍以

迎扈功廕一子中書舍人見明實錄謹附識

汪俊傳三月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二人上議

臣方

煒按是時楊廷和已罷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
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俊得之大喜乃復會廷

臣上議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汪俊傳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臣方偉按是時給事張紳御史鄭本公等六十餘人各抗章請從衆議上怒俱奪俸見明實錄謹附識

汪俊傳帝仍命遵前旨再議

臣方煒按立廟之議吏

部尚書喬宇及湛若水石瑄張紳任洛汪舉等皆疏爭不聽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吳一鵬傳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

臣方煒按一鵬於七年進侍講學士明年主順天鄉試有摘策問語謂譏時宰者當道銜之遂出為南祭酒見獻徵錄謹附識

吳一鵬傳尋以省墓歸還朝仍典誥勅

臣

方煒按吳一

鵬省墓還疏陳江淮水旱並河運湮塞乞遣官體勘帝嘉納之見獻徵錄謹附識

吳一鵬傳已乃出為南京吏部尚書

臣

方煒按一鵬

出理部事時岷藩與棗陽庶人俱奏乞復爵序班錢

予勲訓導王玠以考察去官亦援嘗議大禮乞復官
萼皆曲為之請一鵬一切不聽由是愈銜之見方鵬
所撰謹附識

何孟春傳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

臣方煒按嘉

靖元年正月清寧宮後小三宮災見明實錄此直作
清寧宮災小誤謹附考

何孟春傳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為興獻帝

興國太后

臣

方煒按是時桂萼進繼統之說御史

馬明衡建言獲譴孟春復抗疏辨之見明實錄謹附
識

何孟春傳璫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為朋

黨

臣

方煒按璫等所列十三事一三代前無立後

禮二祖訓亦無立後三孔子射矍圃斥為人後者四

遺詔不言繼嗣五禮輕本生父母六祖訓姪稱天子

為伯叔父七漢宣帝光武俱為其父立皇考廟八朱

熹嘗論定陶事為壞禮九古者遷國載主十祖訓皇

后治内外事無得干預十一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
三年喪十二新頒新令決宜重改十三臺諫連名疏
勢有所迫見明實錄謹附識

何孟春傳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

臣方煒按

是時帝方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
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孟春
等遂率衆伏爭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何孟春傳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

臣方煒按是

時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一百三十有四人見明
實錄謹附識

徐文華傳已席書張璉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
臣

方煒按三年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令禮
部集議文華等謂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
宜輕改帝切責之見明實錄所謂會議時力爭即指
此謹附識